

打麦场上的向往

□杜新萍

小时候，村子周围是一圈打麦场。每年夏初，麦子刚结粒，下一场雨，打麦场上拉碌碡的声音就响成一片。碌碡，又叫石磙，石头做的圆柱形，很重，拉起来很累。负责拉碌碡的都是父亲，帮忙撒麦糠的都是母亲。轧场一般不用小孩，尤其不用女孩。但是，我家就父亲一个男的，拉累了也会向我招招手。我是老大，责无旁贷，父亲一招手就自觉走过去，拉起父亲系上的另一根绳。母亲总会心疼地在我肩膀上垫一块毛巾，隔着毛巾，绳子就在我的肩膀上勒着，似乎勒到了骨头上，火辣辣地疼。碌碡一圈圈地转，直至麦糠轧进土里，脚下的地渐渐结实平整。绳子在肩膀上越勒越深，压着的皮肉渐渐红肿，我从来不哭。有时候二妹也帮忙拉，她年龄小，常常一边拉一边哭。拉两圈身上就出汗，二妹下巴上滴下来的汗和眼泪就混合着落到脚下的土地里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父母都不说话。

麦场轧好了，太阳一晒，坦荡如砥。晚上，凉风习习，比家里舒服得多，大人小孩吃完晚饭，都搬个板凳，去场上凉快。我家姐妹多，我常常扛上领席子去场里。席子一铺，可以躺着，很多小孩在场上追逐。我一般都躺在席子上，听别人说话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晚上没有娱乐活动，大多数人就上场拉呱儿。人多，拉呱儿的内容也丰富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我不爱听爷爷奶奶们拉今年的收成什么的，也不爱听婶子大娘们拉东家长西家短，我就爱听老师们拉谁谁谁考上学吃国库粮拿工资了。

农村女孩，考不上学就得早早订婚，给家里挣点彩礼。邻居姐姐，刚18岁，为了给哥哥换个媳妇，嫁给了邻村30多岁的瘸腿老光棍，天天挨打，成天哭着过日子。

我躺在打麦场上，望着遥远深邃的夜空，那里有皎洁的月亮，传说月亮上住着自由自主不用考虑吃饭问题

的女子嫦娥，那里也有数不清的星星，传说那些不知名的星星上住着像神仙一样神奇能干的外星人。

我不羡慕嫦娥，也不羡慕外星人，我只羡慕，考上学后不用拉碌碡，不用大热天去割麦子去锄地，女孩不用去换亲的生活。

长大后才知道，当年我向往的，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尊严。

割麦子的时候，天已经很热。同学们在教室里学文化，我跟着父母热火朝天地战斗在麦地里。干完活，再去上学，我把落下的功课自学一遍，照样跟得上。

除了考学没有别的路走，你如何会不好好学？

我初中毕业时，邻居姐姐喝了农药。她父母满地打滚地哭。父母问我：考师范好不好？我点点头。

读师范开始国家就给生活费，毕业后国家还给安排工作。我终于吃上了国库粮，不用走邻居姐姐命不由己的路。

就做这事

□庞洪锋

我不是聪慧的人，胆儿小，性格固执，不乐于和人沟通。更不善于领导交友。至于向往嘛——

我曾酷爱乒乓球，向往成为庄则栋、徐寅生、张燮林样的专业运动员，“文革”，向往成了泡影；我向往赚大钱，炒过股；我向往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儿，夜深人静，自己去无人的旷野喊叫；我向往写的钢笔字和当家子庞中华样，练炎暑、练三九，练得手指上起了茧儿；我向往有文凭，向往会门外语，向往脑袋瓜聪明过人……

一晃，到了人生边缘，想想一个一个的向往，或不好意思，或羞答答，或明白了那幼稚等等。有一个向往，我至今在路上。

2015年12月24日，齐鲁晚报记者来家。她问我，第一次发表文字是哪一年？

那是1980年春节，山东生日报和省电台联合举办春节有奖猜谜活动。这个春节，我是捧着成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度过的，一页一页地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照谜面寻谜底。猜完后邮去答卷。之后就忘了。过了大约二十多天，我突然收到一个大挂号邮件。打开一看，是本家庭日用大全。我得奖了。这是奖品。就着高兴劲，随手写了篇《得奖之后》，发了出去。半个月后，我又收到一个大信封，打开看，是两张报纸。还有一封信，信上说：洪锋同志，你的稿件见报了。这几个字，我盯着看了十几分钟。我急急地翻阅那报，在第二版上我看到自己的文字，甭提多兴奋了。我悄悄得意了半个多月。

同年十月，我考入聊城师范学院夜大，学中文。1991年7月，考入聊城师范学院函授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习。这年，我37岁。都是自掏腰包。

自此凡文学史涉及的书，我基本或精读或泛读或浏览过一遍。明白了不少理，弄文字的兴趣愈发浓厚。

2003年内退后，我每天去聊城大学图书馆或新华书店呆半天。2011年6月，我57岁半，学电脑打字。自此，每天写稿发邮件。月月有文见报。今年，见报十六篇。受我的影响，老伴和儿子也拿起笔，作品也时时见报。

前几天收到此证。

庞洪锋家庭：

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

特发此证

以资鼓励

惭愧！

追索向往之路

□王梓

自我学双排键时起，便向往登上舞台。那时我不曾想到向往之路不仅不是坦途，而且走起来极艰辛；然而再回首收获颇丰，感慨万千。

我学双排键较晚，是班上年龄最大的。内向的性格使我一直停留在弹奏而非演奏的水平。老师说我弹琴像木偶，没有感染力。也正因此，其他同学轮番登台，我却在前两年一直无缘舞台。

为了心中的向往我努力改变，但离登上舞台还相差甚远。直到一次双排键比赛。

在准备比赛时我为自己的弹奏没有感染力而苦恼，却苦于无法突破。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了镜中的自己，惊觉老师比喻恰当，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只有将自己完全释放出来，呈现给观众的才是恰如其分的表演。

比赛的日子来临，坐上琴凳时我

很紧张，身体又僵硬起来。虽然我发挥得不如预期好，但我的进步还是被老师看在眼里，她对我的表扬增强了我的自信。

日后露天音乐会上常出现我的身影。我在不断登台的过程中累积经验学习成长，不知不觉我的演奏能引起台下观众的响应了。彼时我认为追索向往之路不过如此，谁知更大的拦路虎还在后面。

因为表现突出我不断跳班，最终进入最好的班学习。随着学习的深入，乐曲的难度逐渐增大，练习不再轻松，而要付出更多。可即便如此总有瑕疵搅扰我，令我不满意。

暑假虽学习任务繁重，但我每天坚持挤出四个小时练习。持续快速高强度的练习使我的小腿肚抽筋，脚尖与脚跟疼痛；每次全身心的练习使我汗流浃背，甚至热到中暑。记得有一

部分全是十六分音符，而且极快，我练了一个晚上，仍含混不清且离标准速度相差甚远。心中的烦躁随着时间流逝剧增，压抑已久的怒气在妈妈催我睡觉时爆发了。我边流眼泪边向妈妈宣布练不好就决不睡觉！妈妈什么也没说，只默默地将我发疯时扔在地上的书放回原处，然后坐到床边陪我练琴，直至凌晨两点大功告成。我知道，那晚的月光一定不是冰凉的而是温暖的，妈妈让我知晓了只要平心静气锲而不舍，再大的困难也能攻破。

那个暑假我参加了国际性双排键大赛，凭着六年刻苦的练习，多次的登台经验，以及老师与妈妈的鼓励，我获得了二等奖。

双排键——我的至爱，一经相遇便矢志共其一生，尽管这条追索向往之路永无尽头……

人不能没有“向往”，万一实现了呢

□纪慎言

为了不跑题，我特意搬出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来查了查这个“向往”。发现在我这本1980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词典里，关于“向往”是这样注释的：因热爱、羡慕某种事物或境界而希望得到或达到。知道了“向往”的释义，才敢大着胆子说说我这大半辈子曾经实现了的“向往”，进而“向往”此文能够被编辑相中。支撑我这一“向往”的依据就是前段时间流传过的一句通俗格言：人不能没有梦想，万一实现了呢！

年逾古稀的我曾经或仍然有过许多的向往。值得庆幸并终生受益的是我已经实现了其中的三个。按时间顺序说，第一个实现的是我娶了现在的老伴做发妻。老伴和我是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，最让我感动的是她正直和善良。我们上学的时候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，吃饱饭是大多数同学的向往，但是，这个最低级的向往常常被现实大打折扣，因此我差一点被父亲领回

老家的田野去耕耘。是我现在的老伴在关键时刻帮助了我，让我坚持到高中毕业进了吃饭穿衣都不用自己发愁的部队航校。凭着一颗感恩的心，我努力实现了自己的“向往”，把我的一床旧军被和老伴当时的一床大花被搬到了一起。我觉得这是天赐良缘。

第二个实现的是我要当电影放映员的“向往”。孩童时期，看电影是天大的乐事，而万众瞩目的电影放映员就是堪与孙悟空比肩的英雄。因此十几岁的我就向往要当一名电影放映员。1969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进入铁路部门当了工人，不久，铁路俱乐部的领导发现了我的文艺创作与演出特长，要调我到俱乐部工作；当时没有转干指标，就暂时以电影放映员的身份安置了我。这样，孩提时的“向往”就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地实现了！

第三个当一位作家的“向往”实现得难了一些，但是在自己不懈的努力下，还是于1986年得以实现。那一年我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的会员，因为创作的小小说《镜子》，还专程去西安领了铁道部首届《汽笛》文学奖。虽然从业余到专业又走了一段艰难的路，但是最终我还是在退休后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专业作家。

如今七十岁的我还有许多“向往”，譬如出版第八本作品集，整理编辑一本自己作品的精品集等。老伴说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那意思是：老了，好好活着就行了。我说不行。人老了也不能没有“向往”，万一实现了呢！



如今七十岁的我还有许多“向往”，譬如出版第八本作品集，整理编辑一本自己作品的精品集等。老伴说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那意思是：老了，好好活着就行了。我说不行。人老了也不能没有“向往”，万一实现了呢！

【下期征文预告】含泪播种的，必欢呼收割

命题嘉宾：郭本城（文史名家柏杨先生长子，现任柏杨文创执行长。）

命题说明：你是否曾经为了理想的美妙，孜孜不倦，用努力奏响人生乐章激昂的旋律；你是否即使身处困境，仍含泪追索，为了生命的本真，百折不挠，忍辱负重……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唯有辛苦的付出才会有丰硕的果实。是否“含泪播种”之路让你久久不忘，而“欢呼收割”的瞬间又让你感慨万千，欢迎您写下来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：1000字以内，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：qlwbxz@163.com